

20世纪30年代·留日学子首振出华也实习烧制中国

烧制出中国古代流传的名贵瓷种——碎瓷·国殇

业内所推重·国会议员

皇的话使他得到某种暗示·由此展开名利·权利·肉

欲·掠夺的一连

于战争与和平之间

市俗风景与众生世相

国殇

新燃
鲁著



20世纪30年代·留日学子肖振中华业案·编辑出中国

编辑出中国古代失传的日书

业内所推重·国子天皇·天

皇的话使他得到某种暗示·由此展开名利·权利·内

欲·掠夺·一连串惊心动魄故事·读者可从中间峰余

于战争与和平之间·与对象的中日两国人文

市俗风景与众生世相

鬼国

肖振中

崇实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魅 / 刘焕鲁著.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03-0698-9

I. 国 ... II. 刘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948 号

策 划 黄家钢

责任编辑 张建平

晋雅娟

插 图 郜宗远

刘延江

整体设计 黄金鹏

责任校对 江金照

国 魅

著 者 刘焕鲁

出版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大 32 印数 0001-6000

印张 10.5 字数 320 千 版次 2003 年 11 月 1 版 1 次

ISBN 7-5003-0698-9 定价 26.00 元

内 容 提 要

20 世纪 30 年代，留日学子肖振中毕业实习烧制出中国古代失传的名贵瓷种——碎钻瓷，为国际业内所推重。国会议员、学者三木平野贡于天皇，天皇的话使他得到某种暗示，由此展开名利、权利、肉欲、掠夺的一连串惊心动魄故事，读者可从中领略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人和自然为对象的中日两国人文市俗风景与众生世相：七十六疑，含辛沥血；枕边天宪，讲座伏妒；帝都谍波，文物失窃；津门血腥，床第外交；扶桑遥恋，处女殉情；浪子扶摇，娇女干政……情节盘错交叉，心理刻画细腻跌宕。

作品推重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维，涉及知识面广且笔势恢宏，塑造的 20 余个人物无不鲜活，诸如热血精英、学界泰斗、古玩巨商、海归洋奴、政客大吏、外籍贵妇等皆不流俗，其技艺线、爱国线、爱情线、敌特线环环相扣；同时作品将描写之美与小说艺术作了经典结合的努力，具有历史的原态性、深刻思想力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

著名画家郜宗远、刘延江先生行政事务之余，亲自为作品创作精美插图；评论家、资深编审凌迅先生并撰跋。

目 录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另方水土	1
第二章 艳遇危情	11
第三章 豪门快婿	21
第四章 天皇圣谕	28
第五章 瓷与中国	33
第六章 学子求职	41
第七章 天算人算	46
第八章 爱即感觉	59
第九章 枕边“天宪”	65
第十章 讲座伏妒	74
第十一章 巨商发轫	81
第十二章 海归教授	92
第十三章 告别北平	97
第十四章 “世界使命”	103
第十五章 锱铢猎宝	110
第十六章 津门血腥	121
第十七章 甲骨文字	131
第十八章 床第外交	138
第十九章 醉里兵甲	145
第二十章 瓷镇物华	157
第二十一章 大僚扒灰	164
第二十二章 文物窃案	172
第二十三章 哲人其危	176

第二十四章	仆子主承	183
第二十五章	遥恋扶桑	193
第二十六章	绑票兴业	199
第二十七章	“共荣圈”	209
第二十八章	波斯眼	218
第二十九章	七十六疑	224
第三十章	书稿贺寿	232
第三十一章	自私论	239
第三十二章	帝都谍波	246
第三十三章	碎钻瓷	253
第三十四章	殡仪谜团	259
第三十五章	孽缘骨肉	266
第三十六章	人生设计	272
第三十七章	院长赴任	284
第三十八章	巧搬人头	291
第三十九章	惊悚迎尊	296
第四十章	绝非尾声	303
跋		313

塔索的史诗中的莎弗朗妮，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心中的上帝，乃至人们极熟悉的观音大士，都没有出现过

第一章 另方水土

碎钻瓷，作为校方的教学成果，出自肖振中毕业实习作品——一对通过窑变的墨瓷小碗。“这是失传千年的碎钻瓷，”三木平野教授说，“宋代建窑称其谓‘中夜仰观天汉，三更满目星霰’。当时，日本瓷祖加藤四郎曾在福建学习制造这种瓷质。他带回日本后，号称‘天目釉’。自御渥天皇起，为皇室所垄断，民间乃至得一瓷片，缀饰在帽子上面，亦堪夸富。窑变本无对，今尤为奇迹！”

校方大概因此而“挽留”肖振中继续“实验”。可一把泥，泥于形，形于火，祈火于窑，人说了不算，泥说了不算，火说了算与不算呢？得问神，得问“窑变”了。窑变历有祭祀窑神一说。哪来的什么“窑神”呢？在实习的窑厂里，肖振中看到了启窑时窑工和同学双手合十的虔诚，这使他想到了罗素把文化理解为“敌人”的说法。他认为人类面对三种敌人：一是自然，一是他人，一是自己。自古以来，人类为了克服所面对的三种敌人——创造物质文化；为了制服他人——创造群体文化；为了克服自己——创造精神文化；“精神的文化”，就是“神”了。可塔索的史诗中的莎弗朗妮，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乃至人们极熟悉的观音大士，都没有出现过。所有神力创造出的种种奇迹却无不是凡人之功，包括碎钻瓷的出现，与窑神无涉。窑变不是规律性的东西。

要找！

肖振中的学成，在于回国改造“练泥靠体力，成型靠手工，干燥靠太阳，烧制靠松柴”。目前国际瓷业异趣其长。日本取素洁，法国尚五



彩,英人爱青花,美商重红釉,竞争激烈。中国瓷产量估计年产值二千零六十万元,有一年外洋走私的瓷器仅两个月查到的数额就达一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八十六元。这样的经济浸透,使国瓷几无生路。

然而使肖振中失望的是,前不久在京都的那次国际陶瓷研讨会上,一个名叫贾伯南的“中国特派代表”,他的冗长而离题甚远的发言找不到论点,偶尔还间杂着令人听不懂的洋文或中国古文卖弄阅历,反而像个周游过世界的有钱阔老。而他手里自始至终不合时宜地把玩着一件精细小瓷玩。会后汤应麒问他:“你猜,画面是什么?”“我离他远,怎么知道?”“告诉你吧,裸女,硕大的乳房,浑圆的臀。”多么丢人现眼、有伤国体!这样的“代表”,能引导未来中国的瓷业潮流?

校方向研讨会“隆重推出”那对小瓷碗,展示时的说明是:

瓷种:碎钻瓷

国别:日本国

发明:东帝大学

國魁

校方对内是对肖振中作了“肯定”的:留校任教。他反对。初时校方的态度是强硬的,但终于还是答应他回国。据三木惠子说,她父亲说服了校方。她父亲的话还是很权威的。因为三木平野教授还有一个议员身份。

阴冷的巨大码头,还残留着没有融化尽的不久前的一场大雪,硬硬的雪层时见瘪陷,原有的洁白受了污染,满是污浊的浅坑和麻点。一阵不大不小的旋风搅起烟盒与纸屑之类的轻型垃圾,随着升高的幅度,在空中旋转,摇来晃去,最终散落海面或地面。浓云与淡云高高低低,卷着叠着,重的如铅,轻的如烟,疏疏密密,聚聚散散。码头上的船只,是喧哗的,忙碌的,无序的。装卸绞盘机,沉重的锚链,运货车的挂钩,无不在操作中。笨重木材表现出韧性的喑哑的顽强,与吊车上的钢锭撞击着;搬运夫的号子哼吟着;各类大马力的、小马力的、落伍的、先进的柴油机和蒸汽机轰鸣着;行业尽责的人们尖锐争吵着;这些声音杂在一起,裂岸的海涛声都被淹没了。

敦贺港候船室里,人们正拥挤在一张刚刚贴出的“告示”前,劣等糨糊稀释了的黄褐色流液,像蛰虫一般还在蠕动。天津门司大阪神户敦贺线的南岭、洛东诸丸,半月一个航次,遇到台风,谁知又要延宕几

日?肖振中有些怅然。汤应麒却似乎有点儿幸灾乐祸。他把锃亮的牛皮箱朝地上一掼,朝那块“妩蝶娜雪花膏”广告瞭了一下,口中也不知在喃喃什么。

“汤应麒,你念的什么经?”

“我倒要利用这几天完成我的论文。”

“行了,痴去吧你,‘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嘛就有揭露的义务嘛,”汤应麒对“社会学家”这个词倒觉得提神。候船室大厅已经空寂起来,通向码头锈迹斑驳的铁栅栏处通道的旅客已各奔东西。只听汤应麒感慨道:“揭露这个‘战争是创造的力量,是文化之母’的国家;揭露这个卖淫国。无论在这个国家的哪一块地面,纵横的小巷中,‘酩酒屋’栉比林立,妓女坐在小窗口,让过路客看货还价;跳舞厅的舞女,歌剧场的歌女,咖啡店、吃茶店、麻雀店、撞子场的‘女给’,甚至商店的女店员,也很少不兼带卖淫的,简直是人间地狱,难道不需要揭露吗?”

汤应麒肩一耸,拎起皮箱,蹒跚地走了。然而在他那回头间讳莫如深的讪笑里,带着点儿神经质。他不至于去自杀吧?他在同学们中间,大声疾呼,抗议日本社会对妇女的不公。汤应麒多次表述殉身明志以警世,几度声称自己将会与情人“同心死”,却至今没有。肖振中想,也许汤应麒又要利用这几天的时间,遛到不知哪个番馆寻艺妓搞什么“调查”去了。

恍惚间,肖振中感到右肩被一只大手重重地抓住了,接着是一声沉闷而不熟练的汉话:

“肖君,人不留人天留人。我父亲开会回来,听说你不辞而别,很生气。”

三木一郎是肖振中东帝大学地化硅科的同学,不知怎么,学业没出一年就神秘兮兮地外地受训去了。三木的出现,使他愕然。三木的父亲三木平野,是他的老师。他身兼国会议员,据说还曾受过天皇单独诏见。这样的殊荣,在议员当中,也是罕有的。三年间,肖振中感受到这一家人的情谊。特别是惠子。不过他最不能容忍三木平野对中国呼之为“支那”的蔑称。对此,他严予纠正。临来敦贺港的头天晚上,他蹒跚行至这家宅院门前,徘徊多时,却趑身而回。第二天天未亮,按照预定计划,与汤应麒同船回国。

三木一郎一身武士打扮,典型的强壮有力的五短身材,宽阔的汗

津津的额头，粗犷的无髭的下颚和棱角分明的嘴角，以及那双阴森森的冷峻潜在着角力欲望的小眼睛，与身旁的妹妹三木惠子不同。她纤细的身姿，与其说是窈窕不如说是羸弱，然而又很难说这是病态。她那随时传递少女羞怯的白皙面庞上的红晕，令人心醉的谦和妩媚的笑靥，教养有素的大方的举止，聪敏过人但又不轻易外露的睿智的眼神，使外界人很难相信他们是一对同胞兄妹。

“呃，惠子妹妹……”

似乎出自任何一方的话语，都是多余的。已经是“人不留人天留人”了。

汽车站一片嘈杂声，小贩们以各自的寿司、盒装便饭、正宗酒、火柴和香烟，招徕着顾客；车站街面上老僧帽牌自行车、辘辘马车和机动车鱼贯穿行；来往的行人中，居然还会看到银杏叶一般张开着的江戸时代的武士头和更远一些年代的本多髻，有的还乘着轿子。

严格意义上讲，那对碎钻瓷的黑并不纯粹。说什么颜色都不准确。三国时青瓷出现，后青瓷以越窑为代表，还有名气更大的“雨过天青瓷”。在同一色系里，仅青即有天、东、豆、梨、蛋、蟹甲、虾、毡仓、影青……又诸如以红命谓的祭、霁、积、醉、抹、娃娃脸、美人脸、杨妃色，这“杨妃色”，又如何厘定？据《天工开物》载：“正德中，内使监造御器。时宣红失传……一人跃入自焚……烘炉存本色。”“本色”为何色？釉里青传说用阿拉伯人贩来苏门答腊的苏泥窑变而成，后来又出了槟榔屿勃青、印度佛头青……真所谓大千世界，“大千”染料了！

肖振中很注意日本人身上衣着的颜色。日本人的服饰材料有些是从芭蕉、藤蔓、蓼蓝的“拉丝”加工织成的。五十公斤藤蔓中可以提取一公斤纤维。叫葛布或叫麻布和芭蕉布。不像中国棉布、丝绸那么单一。颜料是就地取材，在含碱性的液体中煮。媒染的液体有的还要加几滴酸橙汁。八重山一带最多的树要数橡树和米楮树，它们的皮就是很好的染料。把剥下的橡树皮放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然后放一把田里的泥，媒染就变成乌黑的颜色。泥巴就是媒染剂，是含铁的。用石灰媒染的时候就用珊瑚礁。但是最多的时候还是用树木的灰汁。灰汁也能出来其他颜色。在石垣岛、西表岛上自生自灭着一种植物的根，叫薏娄；冲绳一种叫做黑卢邑的植物，茎和皮都能煮配出各种很好看的颜色。真正的艺术陶器都重颜色，都要表现出特定物体的真实感和丰富的色彩效果，惟提取到天然的颜色才不流俗。

肖振中发现三木惠子一件芭蕉布裙颜色“很好看”而感到新奇和

惊讶。所谓“很好看”，就是任何化学颜料配比不出来的颜色。这种颜色具有宽润、浑厚和坚实的质感。颜料一物，仿佛就有北枳南橘的不同。地域生态，乃至物异万般。颜色似乎各有各的一方“水土”，这是不是地域“专利”？陆游《老学庵笔记》上说：“北方多竹炭，南方多木炭，蜀多竹炭。”而到了晚陆游几百年的王士禛撰《分甘余话》时，四川人居然也不知何为竹炭，推因于“其法不传”。

碎钻瓷抑或正是“其法不传”，所以用“发明”一词是贪古人之功。“发掘”而已。

碎钻瓷在此地此时再现于日本，在博山是否可以“再现”？它本来就是“九州水土”呀！

肖振中竟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天仍然阴着。在灰蒙蒙的天体的中间，挟裹着的厚厚的云层，偶尔露出一道窄窄的、断裂的缝隙，车窗外的阳光顿时吻亮了一片大地。不远处特有的发白的沙滩和近海连绵不断的瓦顶木墙的小镇，都渐渐地远了。新的村落又扑面而来。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女孩子敷粉施朱，打扮得花枝招展。那欢快的样子，使人羡慕。他想起来了，今天是旧历三月初三，是日本女孩子们的节日。去年此时，三木惠子邀请他去过节。她的屋子里摆满了各种古装偶人儿，用菱糕、桃花和酒供奉着。就像国内自己的父母每当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或中国人按照几代祖宗的生死日期、其他什么俗定节日，给木制的牌位和财神、观音请香焚纸。触景生情，他给惠子讲起了自己的父亲，怎样为自己心目中子虚乌有的圣与仙的偶像进香许愿。

“那一定口中念念有词啰？”

“很像和尚道士咏经文。”

“那一定要祈愿什么事啰？”

“多是为我，他老人家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那一定不是独独祈祷你的学业长进啰？”

“对，还有……”

“我知道啰，知道啰，那一定是为了让你讨门好亲事啰？”

“他老人家未免过于操心。”

“那一定很中你的心意啰？”

“不，当时我极力反对，可……”

“那一定……那一定为你寻到了好人家啰？”

“父亲很迷信，找了两户人家的姑娘都八字不合，这倒使我松了口气呢。”

“那一定……呃，什么叫八字？”

“出生年月，生日时辰。”

“也就是卜签算卦啰？哈，那多么迷信，真是骗人！我们学校一位同学的爸爸就是看相先生。从你们中国学的。她偷偷告诉我许多蹊跷，你愿意听吗？”

“那，当然。”

“那一定要好好听啰，”她故意干咳一声，像背诵诗文一样，缓慢而有节奏，而且顽皮地加粗了嗓音，“……对那些来看相算命、求神问卜的人，一进门来，就要先观察他是怀着什么愿望来的。父亲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问父母，必然是父母遇到什么不幸；妻来问夫，面上露出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色的，不是丈夫好嫖好赌，就是新婚不久男人去从军服役；夫来问妻，不是妻有病，就是她没生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一是问功名学业，二是问如何逃避征兵；青年军人面带杀气的，多想去满、蒙、高丽加官晋阶；商贾者来问，更是因生意不前，为到国外后的前景卜个吉凶。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即使是最自命清高的和尚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潦倒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他那饭碗倒可以长久保持……我也要问……”

“你真聪明。呃，惠子，你问什么？”

“我问你的‘八字’。”

想到这里，肖振中忽然感到一阵怅惘。他不禁偷偷看了惠子一眼。那天她身上穿的那件萨摩飞白蓝地碎白花纹棉布和服，显得格外素雅端庄，好像深蓝的夜空错落无争的排列着数不清的银斗，明媚纯净。这是一个无瑕的天体，这是一个无瑕的少女，只有透明的天真才配享有这相应的服饰。

或许更早一点时间，那时三木惠子才读到高中二年，他便结识了她。那时她的额前还垂着中国式的刘海儿，未成年女子的几分稚气挂在嘴角，含藏着对于一位中国青年的敬意。

“妹妹，这就是肖君，”三木一郎介绍道，“他帮我专攻了汉语，当然，我不会成为一个汉学家，可肖君这样的先生哪儿去寻呢？”

“那我一定通知妈妈，做最好吃的招待客人啰！”

他们之间的友情从此开始。初入校时,日本同学中间偏就有几个张狂的家伙,昭示“大和魂”,有时和中国同学彼此就唇枪舌剑。

这么一来,三三两两就分了“群”。

日本人积极的吸收中国文化,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他们将中国文化融合,使之同化为本国民族所喜爱的东西,接触优秀的中国文化。自飞鸟时代至今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像鉴真和尚这样人品高尚的唐代高僧,亲自来到日本,对日本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这个中国同学的观点并没有错,但他受到一个日本同学的漫骂和推推搡搡。这家伙竟说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人使筷子、蒸米饭、食海苔(紫菜)、用排泄物(粪便)肥地,都是“沾”的日本固有“文明”的“光”。有人说“娇惯”的日本有“撒娇”的特性,也真说得入木三分。这会儿哪里是“撒娇”呢,而是在“耍横”!汤应麒说你出面去“修理修理他们”。肖振中说你小子就只能观阵吗?汤应麒说你小子不是日本话比我说的流利吗?

在四月二十九日天皇裕仁生日“长节日”那天,果然几个家伙又向中国同学挑衅。他们张口结舌之下却又神采飞扬的样子,借助的是颂扬其天皇好学、谥号、纳谏、威严、敬神、明智的课目,仿佛他本人就是当代皇子一般。对外扩张有理,“世界第一主义”:“若说当今欧洲国家文明,我国终将像称菊花第一那样,国力和文明也是居世界首位。欧美各国均属雅利安民族……我日本帝国认识到,只要以自己的力量同雅利安民族相对抗,在战争中,充分使用大炮、飞机、军舰和其他最新武器,发扬忠烈义勇精神,就足可称为天下无敌,而你们中国,‘这个’。”他伸出小拇指头。

汤应麒在身后戳他:“肖振中,上!”

肖振中早已越听越气,便一晃膀子挤出人群,站到“辩方”面前说:

“你们日本的月亮比中国的美?痴去吧你!”

“我说究竟是真的,因为单纯客观的美不能无条件地具有具体的实际的存在,必也衬以种种优美的背景为条件。月虽同是此月,但中国社会不良,地方不洁,国家不靖,人心不安,百业不兴,建筑不佳,国民知识不深,审美程度尤不高,因此中国人在中国看月亮的时候,确不如在日本看月亮更美呀!”

“日本的月亮美,可能是井口太小而可以‘聚光’的原故。中国成语中有句‘坐井观天’!你太自我迷信了,同学。迷信的基本势力是恐

惧与无知；它的效果纯粹是毁灭。中国是个讲道理的民族，讲道理不是软弱。一个西方人说中国人用餐使筷子而且不分彼此，不合卫生，炫耀用刀叉，那么，人类进化之初用石器，继而铁器时代，进而为木器、象牙时代，而他们使用刀叉，是不是仍处于野蛮的铁器时代呢？中国有个外交官叫伍庭芳，他曾出使你们日本仍认可其文明的美国，一个贵夫人亲吻着她的爱犬说：‘这只狗就叫伍庭芳。’伍庭芳说：‘那么你每天都和伍庭芳接吻了？’你们把自己的民族上升到图腾的高度，俯视其他民族，蔑视其他民族，污辱其他民族，正是你们大日本的国策吗？”

“日本就是世界图腾、就是世界图腾……”

那日本同学话还没完，腮上便响起一记耳光。掴那学生一记耳光的，是三木平野教授。说也怪了，自那以后，学校的中日学生中间，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辩论”。从此，肖振中对三木平野教授油然而生出一种隐隐的敬意。

肖振中多次应邀去三木家作客，惠子都把走廊擦得干干净净，作为迎接嘉宾到来的一种礼仪，一种方式。在一段时间里，惠子还经常邀请他和哥哥去玩猜“剪刀拳”的游戏，输了的人要在光穿着游泳衣的肩膀上挨一下打。惠子记忆力惊人，每天竟能跟肖振中学会背一首唐诗和好几句标准的中国话。他们每每单独相处，就有谈不完的话题：从志野陶瓷的早期产品，到荻出产的茶碗；从石童丸赴高野山探父的故事和舍姨山的弃老传说，到派遣唐使藤原格野麻吕到中国的桓武天皇；从列为日本七福神之一的中国僧侣，到日本掌权者的穷兵黩武，不得民心。可说到这里，她蓦地禁声了。

在今年新年前的一个下午，惠子和几位同学邀请肖振中一起玩“歌留多会”。肖振中第一次玩这样的游戏。像猜纸牌。每一张纸牌是一首歌。这种游戏要一个人做首，叫读札，其他人叫取札。做首的人念自己手上的纸牌，在念了一两个字出来而整句尚未念完的时候，下面的取札人要以次相和，迅雷风令般地快，谁快而和中了就是胜利。惠子做首，恰恰和得最快的是肖振中。而且一连几次都是“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之类的内容，竟使得年轻人们欢叫起来。惠子的脸变成了桃红色。

汽车在卷着飞尘的土路上颠簸。那位博学的、久负日本人重望的、因受到天皇诏见念念不忘“体念圣上轸怀之情的浩荡皇恩”的三

木平野教授,莫非要继续留他不成?在学问上,三木平野具有可怕的固执;在女儿的婚事上,他又何尝不会如此!想到这里,肖振中不禁偷偷看了惠子一眼,不想四道目光相撞,迸出了两团羞涩,各自都收拾不迭。惠子头上系着的那个黑色的大蝴蝶结,慌乱地摇摆了一下,深深埋在了车座的背后。

肖振中简直不知道怎样来到三木家中的。远不比被押解的囚徒更好受些。他无法满足三木平野的恳求,哪怕从此终止师生之谊!他要说:惠子只是我的妹妹!这就够了,足够了。他要说:包括贵国在内,把陶瓷当成讹诈中国的手段之一,这是侵略!随着这种换了面孔的武装侵略旋踵而来的,是中华瓷业的瘫痪、瓷业工人的失业!所以,老师,我必须回国!

他却没有见到三木平野!

这是一间铺着水泥的光线微暗的房间,虽然不甚宽敞,但摆设还讲究;不久前粉刷过的墙壁上,衬着用泉岳寺字号的锦缎装裱起来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仿制小像画,和江户时代中期的女俳句诗人加贺千代的亲笔手迹;壁橱旁高出地面的壁龛内,陈设着几件志野香道宗师年代的瓷瓶和古田织部年代生产的钵;屋子中间,在炭炉上放个木架,罩上棉被而成的取暖炉还没有撤掉,走廊上盥室旁边那道隔扇门依旧半开着……一切都没有变化,然而这里原先的气氛,肖振中却觉得完全变了。三木平野一直没有出面。三木一郎好像有意回避着自己。师母大概在厨间收拾她的活鳗鱼。只有惠子跪坐在铺席上,面对着与自己同样局促不安的肖振中,不知说什么好:“……你一定不高兴啰?”

“唔,不不。”

“你不是爱吃甜食吗?”她指指圆几上的菱糕。

“唔唔,我正吃着。”

“……喝茶吧。”

“唔唔。”

“你一定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啰?”

“不不,……呃,是上巳节。”

“那你一定要多吃啰。”

“唔唔。”

肖振中胡乱地答应着。在平野教授的家中,他还是第一次单独面对面地与惠子在一起。他意识到三木一家有意这么安排。爱是一种天



性。当这个新年，他亲手引爆了一枚著名的大阪界焰火店的“春风送绿”，惠子乐得又蹦又跳，猛古丁抓住他的手的一刹那间，他竟产生过那么一个念头：永远地攥住这只手，再不放开……

大自然中三月桃花水无声流动在深山古溪里红白相间的那种颜色,是令人陶醉的颜色。这种颜色出现在女人的脸上,就更加是令人陶醉的颜色了

第二章 艳遇危情

汤应麒是在临启航前十分钟赶到码头的。

他神志恍惚地将半个肢体侧卧在船舱洁白的铺位上,目光紧盯着一张照片,照片是他和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姑娘的合影。这姑娘叫斋藤君代。起初,汤应麒与她的结识,是偶然的。她不慎摔倒而他赶忙将她扶起,彬彬有礼地问长问短,引起了她的好感。她读过两年大学,是一个小学教员,在当地无亲无故。据她说,父亲仙逝前,曾是某小神社的主祭,她降生不久母亲就病亡了。她的身世很可怜。往往这样的身世,是容易接受最初结识的异性的爱抚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爱是没国籍的。在汤应麒的海誓山盟之后,他在离校较远的地方租了房子,同她结了婚。刚同她结婚仅仅半年啊,他怎能忍心抛弃她呢?即使回国,他也要像答应过她的那样,带着她。

他离不开她,她是一个迷人的知识女性。

汤应麒原先根本就不打算回国,在温柔乡里泡个一年半载再说。无奈父亲接连打来几封电报,让他回国“完婚”。要同他完婚的那位小姐,是父亲替儿子巴结上的。那位小姐的父亲,比他汤应麒的父亲中的地位还要高些。照片他是早见过的,样子也还可以。父亲来电吓唬他说,如果他汤应麒不按指定日期归国,这位小姐恐怕就要“琵琶别抱”了。……鉴于此种情况,汤应麒才决定回国。日本女人是带不得的,尽管他受到良心的谴责。一旦那位地位很高的岳父的女儿节外生枝,对父亲、对自己的前程都不妙。对宦海沉浮多有见闻的汤应麒,以极其机敏的洞察,深悟到附炎趋势当是一切官僚们的共性。他在家的时